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

第三回 五龍二俠二打蓮花湖 老劍客出首力解重圍

卻說老趙子手聞聽於藍報告，蕭銀龍在蓮花湖遇難，遂將蕭銀龍之事，對傻小子孟金龍學說了一遍。金龍聞聽說道：「蕭銀龍是我兄弟，我非將蓮花湖的賊都摔死不可。」說著話向外就跑，誰要阻攔他，碰上就倒。孟金龍跑出鏢局子，不知東南西北，跑出一里多地，復又返回，向眾人問道：「蓮花湖在哪裡？」勝翁說道：「金龍不許胡鬧，跟老夫一同前去。」

孟金龍答應一聲，說道：「就跟三大爺一同去，非將蓮花湖的賊腦袋擰下來不可。」大眾一看孟金龍這樣，沒有不笑的。列位，孟金龍這樣渾濁猛愣，他怎麼來到的大清國呢？孟二俠對於這樣的兒子，為什麼還打發出來呢？這裡面尚有一段事情，未能說出。

皆因為孟金龍這一日由家中出來閒遊，走到鄰村趙家峪，正碰上趙家峪的地方伙計趙三，跟他妻子打架，鄉親們勸解不開，都站在一旁看熱鬧。孟金龍一看，乃是男女二人打架，遂上前勸道：「好男不跟女鬥，好雞不跟狗鬥。」趙三一看是孟大少爺，本來認識，說道：「大少爺您別管，這是我的妻子。她罵我，我才打她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不行，妻子也不許打。」

趙三不聽，金龍一著急，照定趙三嘴巴子打去，金龍乃是金鍾罩的功夫，這一掌震動了腦海，趙三立刻身死。金龍一看趙三倒在塵埃，回頭往家中就跑。眾鄉親們一看，孟金龍將人打死，遂在後頭跟著他，金龍回頭一看有人跟著，遂說道：「誰要跟著我，我將他摔死。」大眾一聽，誰也不敢在後頭跟著他，回到莊中，報告了地方保甲，地方保甲遂來到孟家寨。見了孟二俠，將金龍打死人之事說了一遍。二俠聞聽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叫老家人快將大少爺找來。老家人說道：「大少爺有話，員外要是找他，就說他上外祖母家去啦，不叫招呼他。若是招呼他，就拎起來摔死。」員外一聽，又氣又樂：「打死人啦，上姥姥家去就完了嗎？」員外遂說道：「就說員外招呼，要是不來，我架火燒他。」金鍾罩鐵布衫不怕槍刀，就怕火燒。老家人去到後花園，將金龍喚出來，一說員外生氣啦，要是不去，就用火燒。金龍沒有法子，這才跟隨家人來到客廳。一見趙家峪的紳耆，傻小子金龍心中就明白了，叫道：「爸爸，永遠我也不打人了！我沒使勁，地方伙計就死了。」員外說道：「胡說！打死人償命。永遠不打人就算完了嗎？」叫道：「家人！將逆子捆上！」傻英雄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怕二俠的家法，叫怎麼著就怎麼著，向來不敢違背。金龍聞聽，自己將胳膊向後一背，說道：「捆吧。」若不是二俠在跟前，誰也不敢捆他，就是捆上他，他一用力繩子就得斷。因為有二俠的話，老家人不敢不捆，這才過來將少爺繩縛二背。二俠將少爺交與眾紳耆，叫道：「金龍，到衙門裡你不許無法無天，你若是無法無天，跑到家來，我將你用火燒死，然後我自己一死。」傻小子哭著說道：「我給您磕一個頭，報報您的養兒子的恩吧。」二俠聞聽此言，不覺動了愛子之情，兩行淚下。此時老安人也來到了客廳，叫道：「兒呀，但願上蒼憐佑，保我母子還有見面之日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孩兒若有靈，半夜三更給您托夢。」母子痛哭，眾紳耆莫不淚下，母子痛哭一場，這才將金龍送到本地衙門。本地衙門過堂，傳屍主趙三之妻，趙三之妻與趙三夫妻終日吵鬧，趙三被人打死，他的妻子並不追求抵償，在本地衙門供的只求官准嫁人，別的事滿不過問。趙三又無有家屬。本地方官向上司衙門詳文，說兇手與趙三本無仇隙，因勸架誤傷人命，屍主只求官准改嫁等語，上司衙門也是原詞，送到了王爺府。王子張奇善，無論大小案件，都是親自審理，接到了這件公事，一問傻英雄，傻小子乃是一個渾人，看公文並無仇隙，遂與大帥石朗說道：「此案本應抵償，無奈屍主不追求抵償。人都向著活的，還有向著死人的嗎？二千歲辛苦一趟，到鄉里調查調查，想法子叫他們私下瞭解，若是官斷不償命，於國法不合。」二千歲聞聽，遂道：「小弟願往。」帶了幾名差官，遂說著就來到趙家峪私訪，均改扮商人模樣。就聽百姓們三三兩兩坐在一處，談論趙三，有一個老者說道：「火神爺趙三死啦，咱這一方從此得少著幾把火呀。」又一個年輕的說道：「孤墳也得刨的少哇。前些日子非跟我借十吊錢不可，我說現在沒有錢，等麥子收下來再給，他也答應啦，當日夜間我的柴禾園子就著火啦，您看夠多萬惡滔天啊。孟大少爺可給咱們除害了。」又一位老者說道：「孟大少爺這場官司可不好打，可惜孟二俠就一位少爺，還是傻老小子。若是給這宗惡人償命才冤哪。」石朗將此話聽畢，心中暗說：「這宗萬惡之人，無怪乎他妻子都不追求抵償。」帶差官回到王府，將私訪之事，對王子張奇善說了一遍。王爺聞聽，叫道：「二千歲，既然如此，還得二千歲從中私自約出鄉老，協同趙家峪紳耆了結此事。」二千歲私自拿出一千兩紋銀，約出趙家峪的鄉老，給少爺孟金龍了結官司。

列位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若不然石家後世子孫昌盛，世代簪纓？這就是祖上之德，天之厚報也。了完官司，將傻小子打了一百板子，去了凶氣，放回家來。孟二俠從此可就不敢叫孟金龍出門了，將他鎖在屋中。

這一日蕭三俠父子看望孟二俠，聞聽金龍鎖在屋中，三俠勸孟二俠放出少爺，不然恐其鎖壞了，豈不成為廢人？淨鎖著不成，總得慢慢的感化。孟二俠也恐怕日久鎖壞，遂將金龍放出了，金龍見了三俠與銀龍，說了一句：「謝謝三叔。」又叫道：「銀龍兄弟，咱們出去玩去！」二俠與三俠兩人一聽，也樂啦，二俠說道：「蕭賢弟，你看這傻東西，將來怎麼辦呢？」

三俠說道：「咱們哥倆沒有勝三哥德行大，您看人家勝奎，又精明，又強幹，少年老成，一看就是大器之子。您的兒子太傻啦，我的兒子太精鬼啦，兩人若攬合攬合都好了。」老哥倆在客廳閒談，金龍跟銀龍二人到了後花園，銀龍可就給孟金龍出了壞主意啦。銀龍跟孟金龍說道：「大哥，二大爺從這兒總不叫你出院，前後門都鎖著，那夠多難受呀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沒有法子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給你出一個好法子，你可誰也別告訴。您偷點銀子，上大清國十三省總鏢局子找咱勝三大爺，到那裡跟黃三哥在一塊兒有多好哇。省得您一個人在家裡，就好像坐獄一樣，連一個人跟你作伴都沒有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大清國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您多偷點銀子，先坐船，船到了陸地就下來。有人就打聽千佛山真武頂十三省總鏢局子神鏢將勝三大爺，到了大清國沒有不知道的。您先去，隨後我還上鏢局去呢。」孟金龍聽罷，說道：「對啦，若不是兄弟你教給我這好法子，我總在家裡，生生的就將我悶死啦。」蕭銀龍將主意給孟金龍說完了，二人仍然來到客廳，大家用完了酒飯，蕭三俠辭別二俠，回歸了蕭家鎮。

再說傻小子孟金龍，到了夜晚，二俠與安人睡著了，傻小子遂暗暗將箱子打開，偷了不少散碎銀兩。偷的可是小塊的，孟金龍有一個心眼，小塊的花著省事。孟金龍平常買東西，無論該多少錢，全都是小塊銀子，不懂得合，所以偷銀子專偷小塊的，為是花著方便。將散碎銀兩裝了一兜囊，又用手巾包了一包，拿了兩身衣服，孟金龍偷著開開房門，來到後花園。一看後花園鎖著呢，有心將門劈開，恐怕叫家人聽見，報告他的天倫，皆因為孟金龍不會高來高去。孟金龍看了半天，想了一個急法子，拿了三條板凳，兩條在底下，一條放在上頭，登著板凳上了牆頭。裡邊登板凳上來啦，外面可下不去了，孟金龍沒有法子，一歪身軀，「咕咚」一聲，掉在牆外，將地砸了一個坑。站起身形，將身上塵土擲了下去，也不管東西南北，往前就走，自己說道：「走得離著家越遠越好，不然追上用火燒了。」孟金龍走到東方發亮，來到水旱關口。台灣的兵有認識他的，叫道：「大少爺！您上哪裡去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上大清國玩去。」台灣兵說道：「台灣人許私自上大清國，少爺你有公文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不懂得什麼叫公文。」台灣兵一想，他是一個愚人，叫他去吧，管他呢。那兵卒於是並不答理他。孟金龍走到船上，船家問道：「你上哪裡去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咱上大清國找三大爺去。給你船錢。」將手中小包裏銀子完全遞給了船家。船家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傻子，將銀子收下十餘兩，剩下又給了孟金龍。趕巧啦，船家已經夠載了，當時開船。船到大清國岸口，孟金龍下了船，逢人便問找三大爺，行路的看他是一個傻子，用手一指道：「三大爺在那邊。」孟金龍就走，餓了就吃，吃完飯不管多少，就是一塊銀子，到了夜間不住店，在山坡荒草裡就睡。這一日孟金龍來到一個鎮店上，將銀已經花沒了，餓了兩天，實在餓得沒法子，遂走進一個新開市的飯館子，進屋就吃，吃完了沒錢，站起就走。這個飯館子是一個武舉開的，他吃完就走，武舉上前將他攔住，說道：「你為什麼吃飯不給錢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餓急了，沒有錢啦。」武舉叫道：「伙計們，給我打這個傻東西！」

伙計們聞聽，如狼似虎，棍棒交加，孟金龍向地下一躺，將頭一抱，呼呼睡著啦。打完了翻身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都沒吃飯，

打不動人。」武舉沒有法子，打死人得償命，不照致命處打不動他，武舉遂說道：「你不用賣味兒，你要是敢搶人家的褥套，飯算你白吃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敢搶，搶完了你別要錢。」

武舉說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

正在說著話，就見正南上來了一位老者，身上披著皮襖馬褂，手中提著一個小包裹，孟金龍走到老者跟前說道：「給我將小包裹放下，將皮襖脫下來。」老頭說道：「要小包裹倒行，別脫皮襖，受了風了不的。朋友，是線上的嗎？吾也是合字的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不懂，脫皮襖吧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我小包裹裡有好東西，珍珠、貓眼、璧玉。」說著話放下了小包裹。孟金龍一下腰解小包裹，老頭一伸手指，照定孟金龍點去，只見孟金龍隨手而倒，瞪著眼睛不能動轉，上氣不接下氣。老頭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吃到我這兒來了。我是賊魔，我還不知道吃誰呢？」提起小包裹，踢啦踢啦走去，孟金龍躺在地下不能動轉，眾人看著莫不咋舌。這老者走出不遠，復又返回來，向孟金龍肩頭上拍了一下子，孟金龍翻身爬起，也不敢要皮襖小包裹。老頭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為什麼在此劫道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姓孟叫金龍，還叫混海金鯨。」老頭問道：「你天倫叫什麼名字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咱爸爸叫孟鏗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混帳！你爸爸，怎麼是咱爸爸呢？你再要這樣說，我還用手指點你。你的師傅是誰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師傅是夏侯商元。」

老頭聞聽說道：「臭豆腐的徒弟，好沒出息，原來是我的盟姪。你因為什麼劫道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吃飯沒錢，他們叫我搶褥套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，大白天叫我姪子劫道，犯了罪就是殺。放火燒這王八羔子！」老頭又一想，吃飯不給錢，為什麼燒人家？回思一想，饒了他吧。遂問道：「你上大清國幹什麼來了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找三大爺來了。」老頭問道：「你找哪個三大爺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忘了姓什麼啦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還記得是幹什麼的嗎？」孟金龍想起來蕭銀龍告訴他神鏢將三個字，但是還沒記清楚，又說道：「我記得是鏢神三大爺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若不遇我，一輩子你也找不著。走吧，跟著我走，到了那裡不許提我；若是提我，我還用手指點你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說。」老頭領著孟金龍來到鏢局門口，用手指給金龍，孟金龍這才來到鏢局子，要不然孟金龍見人就問三大爺，一輩子也來不到鏢局子。這是孟金龍來到鏢局子一段倒插筆。勝爺本打算順便將他送回台灣，不想今日又遇見蕭銀龍蓮花湖遇難，下在水牢，於藍報信，師徒暗探蓮花湖。勝爺、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邱成等，收拾好了零碎，勝爺並與高恒起了名字，叫高俊龍，從此大家俱以高俊龍呼之，不許叫高恒。高恒跪倒身軀，謝過勝爺賜號，爺兒十一位起身直奔蓮花湖。

來到蓮花湖湖坡，勝爺大眾舉目觀看，山上懸旗弔鬥，山下荷花盛開。勝爺說道：「咱們前者到蓮花湖時，天光已黑，這次到蓮花湖，天光大亮；前者是竊探，此次要來明去白。但不知你兄弟吉凶禍福如何。」楊香五在旁叫道：「恩師，那邊來了一隻小船。」這船是看守稻田的船，只見那船划動槳櫓，由東向西而來。此時高恒已將勝爺等背過漩渦之水，送在稻田地內。看看小船來至切近，金頭虎叫道：「高俊龍，孟金龍，咱們下水抓船！」三人晃水過去，混海金鯨孟金龍，伸出虎掌將小船捋住，船上嘍卒一看，嚇了一跳。有一個嘍卒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們的瓢把子，東北風。」東北風即黑話之韓字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們賊頭韓秀。你將船攏到稻田岸吧，你看見那邊白鬍子老頭沒有？那是我勝三大爺神鏢將勝英。我們也不殺害你們，借你們的船用，我們進蓮花湖。」水手聞聽，不敢怠慢，金頭虎、高俊龍、混海金鯨孟金龍三人站在船上，水手將船攏至東岸，勝爺率大眾上了船，勝爺遂問船上的水手道：「貴姓啊？」這一個水手答道：「在下姓王叫王命。」那一個水手答道：「在下姓吳叫吳生。」勝爺道：「王、吳二位壯士，愚下勝英跟你二位打探一件事，二位可不許隱瞞。現在在下聽說蓮花湖水牢內困住一位少年，姓蕭名叫銀龍，二位本是蓮花湖的人，必然知道的。」嘍卒說道：「您若問此事，提起來話可就長啦，蓮花湖自殘骨肉。我們韓寨主前日將蕭銀龍拿住，下在水牢，老寨主於豐恒暗將蕭銀龍救出，欲要棄山而逃。事被總轄寨主聞知，調隊把住清江湖口。老寨主叔姪父女跟蕭家父子，一隻大船，五隻小船，正向清江湖口出發，偏被韓寨主攔住，老寨主於豐恒與總轄寨主僵了火，在清江湖口動手，蕭杰父子也加入助戰，現在殺得難解難分。」勝爺聞聽蕭杰蕭三俠也來到戰場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個事情可鬧大啦。怎麼蕭三俠也來到了呢？」列位，韓秀乃是仁人君子，讀書知禮之士，雖然是佔山為寇，頗知尊卑長上。韓秀之父臨死之時，曾對於豐恒托孤，並告訴韓秀說道：「我死之後，汝親於叔父如汝父，千萬不許慢待，凡事聽汝於叔父指教，不許自暴自棄。如要違背汝於叔父之命，即是違背汝父之命。」韓秀站在牀前，哭泣著說道：「父親千秋之後，孩兒必當奉於叔父如父，不敢違天倫之囑。」語畢，銀槍手韓殿興老寨主遂歿。韓秀葬了父親，承父遺業，為蓮花湖總轄寨主。老寨主於豐恒乃是第一位老寨主，是事不問，在山中享其幸福。閒暇無事，教授兩個女兒、兩個姪子的武藝。韓秀對於老寨主於豐恒，敬重真如乃父一般，不敢怠慢，韓秀豈敢跟老寨主於豐恒動手呢？有一句俗語，不怕鄉黨無好事，就怕當鄉無好人。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。皆因為林士佩住在蓮花湖內，知道了於老寨主救了蕭銀龍，欲暗自棄山而逃。遂在韓秀跟前搬弄是非，言說勝英遭蕭家父子暗探蓮花湖，事情敗露，蕭銀龍被獲，老寨主故此棄山而遁。老寨主走與不走沒有問題，絕不能叫蕭家父子走去，縱虎歸山，必定傷人。況且蕭家父子果然平安出了蓮花湖，豈不叫天下英雄藐視蓮花湖沒有能人？韓秀聰明反被聰明誤，一時間被林士佩愚弄，又加以眾寨主俱都不服老寨主之所為，韓秀實出於無法，遂調齊大隊趕奔清江湖口，截住於豐恒去路。韓秀焉敢與老寨主交手？林士佩出頭作惡人，不叫老寨主出清江湖口，老寨主焉能容林士佩呢？遂大罵林士佩搬弄是非，故此在清江湖口擺開戰船，蕭家父子、於豐恒叔姪父女與林士佩遂動起手來。

幸虧於藍報信，勝爺趕到，要不然蕭三俠與於家父女必為林士佩所困。

且說勝爺問明嘍卒，遂叫嘍卒將船奔戰場駛去，魚眼高恒高俊龍與於藍藏在水底保護小船，孟金龍藏在船艙裡面，上面用船板蓋滿。您道，大熱的天孟金龍為何藏在船艙裡呢？這是金頭虎教給孟金龍的，不叫孟金龍在船上站立。賈明是假裝傻，其實更伶俐，專會出壞主意，孟金龍是真傻，可有一宗，他專聽金頭虎的話，賈明叫他怎辦，他就怎麼辦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要是在船上站著，蓮花湖的賊一看見你，就都嚇壞啦。你在艙裡藏著，聽我的信，等到打仗的時候，我喊你，你就鑽出來。」孟金龍真聽他的話，就藏在艙內了。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金頭虎賈明、邱成等站在船後，勝爺站在船頭，船奔清江湖口而來。來至清江湖口，就見大小船桅，猶如高粱地一般，旌旗招展，繡帶飄揚。水手停船不敢前進，勝爺說道：「向戰船近處開船。」水手不敢怠慢，向大戰船近處開船。來至戰船切近，只聽得人聲吶喊，裡三層外三層的船隻，圍著當中的戰船。站在小船上，向裡看不清楚，勝爺甩了大槳，攀援上了船桅，向當中戰船上觀看。只見三層大船前面，是韓秀的彩蓮大船，壓著陣角。韓秀左有水八寨八隻戰船，右有旱八寨八隻戰船，後有中平八寨八隻戰船。左右站立著四員猛將，人稱四猛，左有韓忠、韓孝，右有韓勇、韓猛，抱著金銀鋼鐵八隻大錘。

韓秀身背後有寶刀將韓殿魁。能打的英雄，懷抱著兵刃有一百多位，不到二百位。韓秀船前，四隻大船聯在一處，下著錨。

這四隻大船聯在一處，方圓二十來丈寬闊，蕭三俠與林士佩正殺在難解難分之處。韓秀之船在南，蕭三俠、於豐恒之船在北，當中四隻大船就是戰場，蕭三俠銀鬚亂飄，熱汗直流。林士佩耀武揚威，手使六十二斤半重狼牙鑽，此兵刃九尺九寸長，當中三尺三寸的桿，兩頭有纂，纂下鋸齒狼牙，在蓮花湖請高等技師所造，為的是專敵上年紀的老英雄，刀槍劍戟碰上就飛。

此人真是生來的狠毒，林士佩正在閃、砍、劈、剝，將狼牙鑽按三尖兩刃槍招數使用，但見得，一點眉鑽，二擦陰，三紮盤肘，四分心。蕭三俠摘、截、撕、捋，接架相還。林士佩按棍的招數潑風八打，莊家十六棍，又換大槍的招數，滑、拿、鏹、把、握、劈、砸、蓋、挑、紮，若是別人，刀早就撒手啦。蕭三俠刀雖未撒手，怎奈年邁之人，熱汗往下直流，衣衫濕透，老英雄氣力不敵，喘息不止。勝三爺心中暗道：「我盟弟雖然年邁，刀法精奇，然而氣力不敵，倘若刀一撒手，就有性命之憂。」兩條腿一鬆，下了船桅，叫道：「水手向彩蓮船前開船。」水手說道：「勝三爺，再向前開船，小船頭就要撞在大船尾上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離大船近了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遂亮出魚鱗紫金刀，勝三爺丹田叫勁，痰嗽一聲。勝爺年紀雖大，血氣甚足，遂大聲喊道：「蓮花湖的寨主嘍卒眾位聽真，現有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來也！」眾寨主與嘍卒張目觀看勝三爺，只見頭戴一頂鴨尾巾，齊下襪鏢

囊，懷抱魚鱗紫金刀，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，刀似藍汪汪的藍魚，一身紫微微的魚鱗，老英雄一團精神，不怒而自威。蓮花湖的嘍卒吶喊：「勝三爺來啦！快把船開闔當子啊！船聯在一處，摘不開呀！用解手刀將繩割斷吧！」嘍卒們將船的鐵鉤摘開，繩子割斷，閃開有六尺餘寬，勝三爺兵不血刃，船進重圍，由東向西趕奔大戰船而來。

來至戰船切近，勝爺叫道：「三弟罷戰，林寨主不要得理不讓人，勝英來也！」蕭三俠虛晃一刀，向北一縱，一看勝三爺，心中暗道：「您若晚來一時，我們男女老少俱都喪於此矣。」林士佩向東一看，果然是勝英到了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怎麼如此之巧？老勝英來了。我平生只輸與此人反背轉環八卦刀下。」林士佩也收了招，縱到小船上，回到韓秀彩蓮船去了。蕭三俠由北面縱到小戰船上，回北面於豐恒船上去了。金頭虎向北邊一看，看見了他親娘舅於豐恒之船，二老背後有蕭銀龍、於化龍，後面小船上兩個姑娘扶著小孩的死屍，鮮血淋淋。金頭虎一看，正是表弟於化虎死了，金頭虎用杵照定吳生頭上就是一杵，將死屍一脚踹下船去。王命一看，大吃一驚，翻身跳下水去。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他們受了半天累，為何打死人家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後邊小船死的那個小孩，是叫林士佩用鑽穿死的。我宰不了大賊，杵死小賊，為是給我表弟報仇。」林士佩若不用鑽穿死於化虎，焉有吳生、王命死的死，逃的逃呢？韓秀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我的船，我的人，將他們送到地方，將人打死。」韓秀想到此處，遂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您莫非派蕭家父子暗地勾串我家於寨主嗎？」勝爺擺手叫道：「寨主！聰明反被聰明誤。我勝英殘年之人，我跟寨主素無仇隙，我又不是官人，又不是文武衙門，我打蓮花湖有何好處！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；要叫人不聞，除非己莫說。我聽朋友談論，我盟姪在蓮花湖受水牢之苦，我前來拜求寨主高抬貴手，蕭銀龍乃是十三四歲之孩童，請寨主勿為宵小所愚，放了蕭銀龍。現有跟我勝某為仇作對的，給你挑撥是非。但聽君子話，莫聞小人言。跟我姓勝的有過節，開鏢局子有地點，住家有門戶，愚下住家直隸莫州古城村，座南的大門，鬆棚英雄會在江蘇，一年三百六十日都開著門經營。他不敢鬥勝英，借刀殺人，寨主乃當世的英雄，為何給小人利用？寨主請看，我盟弟蕭家父子困在蓮花湖這份可憐，於家父女，老的老少的少，爺兒五人死了一人。請寨主施惻隱之心，撤了隊伍，放於家父女、蕭家父子，不獨蕭、於兩家感激，勝英也感德非淺。就是寨主拿住於家父女，怎樣處治呢？不如寨主開一線之恩，兩全其美，何必自殘骨肉呢？」韓秀一聽，真是金石良言。韓秀心中暗說：「我早想結交勝英，豈不是天假其便？好事不如無，勝老者替天行道，我若交了這個朋友，增光不少。再說勝英並不強暴。」林士佩在韓秀背後叫道：「總轄寨主，老勝英老奸巨猾，以口舌之才，要說出蓮花湖去，叫他恥笑蓮花湖沒有高人。老勝英就是一人，身背後那七位都是學而未成，咱能戰的英雄二三百位，老勝英知道打不出去蓮花湖，故以口舌之才。蓮花湖的英雄能戰的有二百餘位，把勝英困死於蓮花湖。他背後那七個我都認識，狼牙鑽一掃，結果他們的性命。寨主請看，小船隻有八人。」韓秀一看，果然是八個人，懷抱令字旗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意欲跟您和平辦理，皆因我的手下人他們不服。久聞明公三隻金鏢壓倒綠林，甩頭一子縱橫天下，一口魚鱗紫金刀鎮住十三省，我的手下人都要會您的高藝。明公若能戰勝了蓮花湖眾群雄，我將蕭家父子、於家叔姪放行，眾位願欲往哪走，隨眾位之意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韓寨主要講好朋友，咱哈哈一笑，兩罷干戈；欲要鬥輸贏，我勝某也只好奉陪。寨主若能和平辦理，我勝英感激盛情；如以武力對待，我也不能說不可。寨主與蓮花湖的賓朋，短打長拳，馬上步下，我姓勝的不含糊。如若群毆，一擁齊上，要將在下勝英亂刀分了屍，我也就管不了盟弟與盟姪了。要將勝英捉住，碎屍萬段，那是勝英藝業不高，不怨寨主意狠心毒。韓寨主可派能戰的動手，在下奉陪。」

勝爺語至此，飄銀髻要握魚鱗紫金刀。賈明喊道：「勝三大爺！將船裡藏貨弄出來吧！」賈明向船內喊道：「大小子出來吧！」就聽船艙裡面喊道：「好熱呀！」將蓋艙的板子撞在水內，猛英雄出一頭露面，吶喊一聲，驚天動地，跺一腳房倒屋塌。大英雄一看，南面上人多，北面上人少，叫道：「三大爺！我先打那邊？」南面上人多，又一看北面有蕭三俠，大英雄叫了一聲：「三叔您來啦！銀龍兄弟你也來啦！」北面於寨主遂打發水手，將勝爺的船撐在大船切近，勝爺上了大船，蕭三俠說道：「老哥哥晚來一會，我們眾人俱都喪於此處了。」

此時黃三太太大眾等也上了大船，站在三老背後。孟金龍打一小船上一跳，將大船砸得直晃蕩，幾乎翻了船。勝爺說道：「金龍，你認識於老寨主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這是您於叔父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他是我叔父？我是他大爺！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許胡說！於叔父與你父乃是結義弟兄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您給我引見，我就磕頭吧。」孟金龍一磕頭，將船砸得當當山響，勝爺說道：「別磕頭啦。」韓秀此時舉目觀看金龍，心中一怔，暗說道：「羊群裡出了駱駝啦？」身長八尺有餘，頭如麥鬥，項短而粗，豹眉虎眼，虎背熊腰。

頭戴絳紫六輪抽口壯帽，身穿絳紫綢子短靠，皮帶繫腰。三層皮子縫在一處，若是一層皮子，金龍用力一繫腰就折啦。兩條大腿如同房柱，青緞靴子，一尺六七長，黃中透亮的臉面，背後背著降魔寶杵，如意柄一掐粗細，平常人的手攢不過來，後腰下墜一個大皮囊。只聽金龍厲聲叫道：「我打南邊的！」勝爺道：「不許混戰，單打獨鬥，抱令字旗的是寨主。你上小船，送到戰船上去打戰。」小船貼在三老的船東面，孟金龍向小船上跳，金頭虎叫道：「大小子！打仗的時候，見一個打死一個，一個也別留！」水手叫道：「大少爺，你慢著點，船要翻！」

孟金龍說道：「我沒有使勁。」水手搖開花檣，到了戰船北面，離戰船約有三四尺遠，大英雄不會縱遠，小船貼在大船幫，大英雄向船上跳，猶如砸地腳一般。大英雄跳在船上，用目觀看韓秀身後，四猛將捧定金銀銅鐵八隻大錘。大英雄叫道：「四個使錘的小子過來！咱們滾滾！」勝爺在北面上說道：「金龍說話，愚魯之甚。韓寨主乃當世的英雄，焉能兩人打一人？單打獨鬥。」韓秀令字旗三展，說道：「水八寨、旱八寨、中平八寨，二十四位寨主，哪一位臨敵？」由韓秀大船東邊，有人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我弟兄要捉拿鏢行的大漢。」這二位，一位是旱八寨的三寨主花槍將柳士永，一位是旱八寨的四寨主花刀將柳士猛：「我弟兄願往。」韓秀一看，說道：「可不許壞蓮花湖的規矩，單打獨鬥，違令者斬。」二位寨主答應一聲：「知道了。」柳家弟兄由打大船上上了小船，柳士永雙花槍，柳士猛抽出大刀，弟兄在一隻小船並肩而站。小船由南向北而去，距戰船相隔六七尺遠，柳士永叫道：「賢弟與愚兄觀敵助陣，我拿鏢行猛漢！」說罷此言，一抖花槍，縱到大戰船之上。大英雄叫道：「小子！你叫什麼玩藝？怎麼不叫使錘的來，弄一個小破槍幹什麼來啦？」柳士永叫道：「傻小子！某家乃旱八寨三寨主柳士永，人稱花槍將是也！三寨主槍下不死無名之鬼，大漢姓什名誰？」孟金龍答道：「姓孟名叫金龍，別號人稱混海金龍。」大英雄並不亮降魔寶杵，自己向自己胸前一拍，叫道：「紮吧！小子！」大英雄一拍胸脯，向前一撞，柳士永的槍正刺在肚臍左邊。大英雄向前一凸肚子，將花槍繃彎，柳士永向後倒退了幾步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大漢不奸則傻，原來是賣弄十三道橫練呢。」柳士永知道大個金鍾罩橫練，前把一高，後把一低，奔唵嚙咽喉刺去。孟金龍伸手捋出降魔寶杵，左手指著自己咽喉，說道：「小子，向這兒紮。」槍臨切近，就聽噹啷一聲響，賊人的槍猶如一條活龍一般，出去好幾丈遠。柳士永直甩手，順著十指流紫血，甩著手向南跑。大英雄腿長步兒大，追在賊人背後就是一杵，只聽撲的一聲，杵紮入背後五寸來深，賊人吼了一聲，大英雄虎爪一使勁，把賊人死屍托起有四五尺高，賊人顏色白似雪霜，大英雄托在南船幫，伸左手向下一擄死屍，扔在水內，說道：「這個小孩有四兩重。」勝爺叫道：「金龍！蓮花湖朋友甚多，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，不許傷人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沒使勁，他背後原來的窟窿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胡說。」韓秀抱著令旗觀看，水中一股紅水。韓秀叫道：「水手們！快用撓鉤將死屍打撈上來，不許衝出湖口去。」

柳士猛一看，哥哥死在大個猛漢的手下，柳士猛提刀縱到戰船說道：「蠢漢你為何傷了我兄之命？旱八寨四寨主柳士猛要替兄長報仇雪恨！」柳士猛狗上大英雄，摘刀頭立刀纂。大英雄用左手指指自己腦袋說道：「小子，向這兒刺，要是不刺是匹夫。」用手指著一低頭，孟金龍將機靈鬼給愚弄啦，柳士猛果然迎頭刺去。刀臨切近，大英雄一抬杵，將刀磕出三四丈高。柳士猛開腿就跑，勝爺說：「不許害命，拿活的。」孟金龍答道：「捉活的。」一伸手摘皮套，取出龜背駝龍爪，將杵扔在船上。此爪龜背有茶盤大小，上面有碗大的一個鋼環子，鋼環子上頭有五六尺長的鐵鍊，鐵鍊接著一丈五六尺長的絨繩，龜背下有五把鋼鉤，共有二丈餘長。抖手一抓，將柳士猛頭巾絹帕抓住，大英雄一帶絨繩，五把鋼鉤向肉內鉤去。大英雄一晃肩膀，將柳士猛懸在空中，離船板

七八尺高，柳士猛在空中亂轉，脖頸伸出來有一尺多長。勝爺叫道：「金龍快放下！」

孟金龍聞聽，往後倒退，一鬆絨繩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摔在船板之上，柳士猛哼了一聲，七竅流血而亡。大英雄說道：「三大爺，這個可不怨我，他長的太糟了。」老英雄一飄銀須說道：「蓮花湖英雄豪傑，都是朋友，連傷二命，為何不聽老夫之話？」孟金龍答道：「三大爺，小小子賈明告訴我啦，一個也不留，見一個打死一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許聽賈明之話，再要傷人，老夫不許。」

韓秀令字旗一晃，說道：「若像柳家弟兄，不要臨敵。英雄不盡愚義。」水八寨大寨主鐵棍無敵將朱甘棠、二寨主神抓將張林，黑白二英雄。神抓將張林白素素的臉面，紫灰色的短靠，身材不足六尺，手使五鈎如意亮銀抓；朱甘棠身高七尺，黑臉面，黑中發亮，猛勇非常，掌中虎尾三節鎮鐵棍，兩膀一晃有四五百斤膂力，蓮花湖的打手。二人並肩上了小船，小船距離大戰船不足一丈，朱甘棠說道：「張賢弟，你給我觀敵助陣。」一飄身軀，縱上大船，一晃虎尾三節棍，金龍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呀？」朱甘棠答道：「愚下水八寨大寨主朱甘棠是也。」

神鏢將勝三爺又叫道：「金龍！蓮花湖俱都是朋友，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，不許傷人。」孟金龍答道：「知道啦，三大爺。」語畢，將降魔杵插在背後，叫道：「棠兒，拿棍向頭上打，要躲你就是匹夫。」朱甘棠縱身形抖虎尾三節棍向金龍頭上砸去，勝爺一怔，心中暗道：「金鍾罩閉不住虎尾三節棍。」大英雄孟金龍眼看著虎尾三節棍到了腦門，傻英雄說道：「金鍾罩閉不了這個傢伙。」向下一下腰，矮下有二尺多去，一伸左手，將棍柄子擄住，連人帶棍俱都提起，說道：「你看這條腿。」

一腿踢去，踢在朱甘棠軟肋梢上，震動了五腑六臟，一鬆手將朱甘棠摔在船上。朱甘棠咬著牙，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，在東南角一聲跳下水去。神抓將張林，一見朱甘棠落水，縱身形躍上船去，報了名姓，亮出五鈎如意亮銀抓，六尺六寸亮銀鏈子，一摔手向傻英雄而來。傻英雄一笑：「小抓將啊。要跟我的抓比較，你是孫子輩。」張林說道：「你算什麼人物？張口罵街。」一抖五鈎如意神抓，奔傻英雄面門抓去。孟金龍伸虎爪一抓，說道：「小子，迎面抓啊？」張林未等孟金龍將抓抓住，又向左肩頭抓去。孟金龍說道：「左穿花呀？」又用虎爪抓五鈎如意抓。張林乃是久臨大敵之人，豈容他將抓抓去？

黑狗鑽襠，又奔下身抓去。孟英雄閃身軀仍用虎爪去抓，張林的抓也抓不著孟金龍，孟金龍也得不著張林的抓。勝爺背後賈明說道：「大小子有勇無謀，終無大用。怎活那麼大個子？生生世界上無用，他也抓不著你，你也得不著抓。你是金鍾罩，抓一下子怕什麼？抓上你，你就得著抓。怎麼活著來呢？」神抓將張林也聽不出賈明說的是什麼，孟金龍可聽明白了，伸出來大腿，說道：「別抓大腿呀，別抓大腿呀。」列位，他伸出大腿不叫人家抓，豈有此理呢？神抓將一抖五鈎如意抓，又奔孟金龍大腿抓去，正抓在褲子上。這一抓上，可就撒不回去抓啦，孟金龍伸手將抓得住，說道：「小子，將抓拿過來吧。」

神抓將張林豈捨得傢伙呢？孟金龍一用力，神抓將張林身形可就站不住了，再想撒手也來不及啦，竟將張林舉起六尺餘高。張林趕緊一甩手腕，皮套將手背上的肉皮捋下，鮮血淋漓，奔命的逃跑，跑到南船幫，跳下水去。孟金龍道：「三大爺，怎麼得活的？小崩豆跳下水去啦。」神抓將張林借水遁逃回韓秀彩蓮大船，張林此時疼得直咧嘴。韓秀叫道：「張寨主快去敷上藥調治！想不到連輸四陣，死的死傷的傷。」大英雄暗中埋怨林士佩，英雄惟有牙落了咽在腹中，胳膊折在袖內而已。自己暗道：「人家勝老老闖入重圍，恭而敬之，以仁義待人，我當時欲與勝老老相和，你言說勝老老只背後七人，除去勝老老俱是學而未成之輩，不足憂慮，誰知船艙內藏著如此的人物？憑我韓秀，若與勝老老和平辦理，兩全其美，你言說勝英孤掌難鳴，想不到連敗四陣。」韓秀此時愈思想，心中愈不好過，大有悔意。

林士佩蠱惑之事，皆因為蕭銀龍來到蓮花湖，林士佩得施其蠱惑之伎倆。其實銀龍來到蓮花湖，並不是另有作用，皆因為在台灣，俠客獻寶刀解重圍後，銀龍與三太不忍相離，欲同三太同到大清國。蕭三俠只此一子，豈能遠離？遂將蕭銀龍攔阻，蕭銀龍當時未能與三太同到大清國。後來銀龍終日與父要求，非上大清國不可，晝夜思念三太等，累次央求老太太。孩子磨母親乃世上常有之事，銀龍每逢吃飯的時候，都舉著碗叫黃三哥，日子長了，老太太恐怕銀龍想三太成病，遂對蕭三俠說道：「你看銀龍終日思想三太，將來若是想出病來，如何是好？不如叫他到大清國一趟。」蕭三俠遂說道：「若叫銀龍去大清國，我還有一件心事。前者我去過蓮花湖，拜望於豐恒老寨主，我二人在酒席上敘起家常，於老寨主說道：『蕭三哥，你移居在台灣多年，未請教三哥有幾位令郎？』我遂告訴於老寨主道：『就有一個犬子，今年才十一歲。我跟你嫂嫂很放心不下，此子長的女相，瓜子臉，細彎眉，元寶耳。唸書可稱得起過目成誦；武學的功夫，傳教兩三回，永遠不忘，無論什麼一看就會。我跟你嫂嫂恐怕此子才高命短。』於賢弟說道：『我嫂嫂吃齋念佛，哥哥你行俠作義，積福積壽積兒女，絕沒有短命之理，不用兄嫂放心不下，養兒女是父母的德行。三哥，我的賢姪叫什麼名字呢？』我遂告訴於賢弟：『此子乳名叫銀龍，眾鄉親送給的外號賽北觀音蕭銀龍。』我又問道：『賢弟，你有幾位令郎？』咱盟弟說道：『我實不如哥哥您哪，我只有兩個姪子，我哥嫂已經棄世。我哥嫂臨死時囑咐我，將來承繼我膝下一子，一子與我哥嫂扛幡架靈。』我遂答道：『賢弟說的那裡話來？姪兒何異親生？兩個女兒將來出了閣，姑爺有半子之勞，也可娛樂晚年。』於賢弟遂將姑娘叫到桌前。大姑娘穩重莊嚴，向我道了一個萬福，我給了姑娘一錠銀子，說道：『我是窮盟伯，這一錠銀子留你買點心吃吧。』大姑娘又道了謝，回歸東裡屋了。二姑娘又過來拜見我，我一看二姑娘年在十二三歲，面上不施脂粉，姿容秀麗，穩重端莊，也道了一個萬福，我問道：『二姪女叫何名字？』二姪女答道：『我叫銀鳳。』我喝著酒可就樂了，於賢弟問道：『三哥您樂什麼？』我答道：『你小姪叫銀龍，令媛叫銀鳳，此二人一龍一鳳。』於賢弟遂說道：『我有兩句話，可難以啟齒，求三哥原諒。』我遂說道：『賢弟，有話講在當面，何須客氣？』於賢弟說道：『我有心與兄結為秦晉之好，但是我出身太低。』我說道：『好漢不言出身低，身貧不言曾祖貴。何必客氣？賢弟此言，正合吾意，咱弟兄就此換杯。我可沒帶定禮。』於賢弟說道：『咱們是一言為定，候至三年二年，咱再過大禮不遲。』因此我在蓮花湖又多住了幾天，才回的台灣，我也跟安人提過幾次。這孩子一心要上大清國去，乘此六月，湖海江河之水漲發，坐船甚便，由台灣奔福建，由福建奔浙江，由浙江奔蘇杭，至清江湖口到蓮花湖，叫於賢弟也看看咱孩兒的品貌和聰明。叫他在蓮花湖住幾日，蓮花湖離鏢局子幾十里地，叫於賢弟遣人將孩兒再送到鏢局子，便中再將定禮帶回來。」

您道，老倆口子說話，少俠在窗外聽著呢。心中暗說：「允許我上大清國，可先叫我上蓮花湖看媳婦去。我也遵父母之命，我到蓮花湖先攏岸，然後我再行上鏢局子。」那知道小俠客到了蓮花湖，竟惹出了一場是非。老兩口子說著話，遂叫妻子去喚少爺。少爺蕭銀龍聞聽，假裝由後院向前院跑，妻子一出房門，正迎著少爺，將少爺喚至居內，三俠遂對少爺說道：「你欲去大清國，必須叫老家人蕭福跟你同去。你可以先到蓮花湖你於叔父那裡住上幾天，於叔父與勝三大爺也是磕頭弟兄，在那住上幾天，再叫於叔父遣人將你送到鏢局子。」少爺點頭答道：「謹遵天倫之命。孩兒打算明天早晨起程。」蕭三俠又說道：「老家人與我共患難多年，你可不許以僕人相待。老家人忠心耿耿，你必須言聽計從。」蕭三俠當日遂派了十名水手，連老家人共合十二人，一隻大船，第二日遂由台灣起身，直奔大清國。少爺臨行之時，老安人放心不下，蕭三俠說道：「銀龍，你此去必須諸事小心，不可招惹是非，以免你母放心不下。」

語畢，將金背折鐵寶刀由牆上摘下，遂說道：「為父數十年創業，全憑此刀。今將寶物交於你手。千萬謹慎，切記切記。」

少爺答道：「只要有孩兒命在，就失不了寶刀。」蕭三俠一聽銀龍說話不祥，有心再將寶刀要回，又恐怕少俠心中難過。安人與妻子等俱都囑咐少爺小心謹慎。少俠諾諾連聲叫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記下了。」安人又說道：「銀龍，你若在大清國日期多了，有順便之人，可千萬與為娘帶信，以免為娘掛念。」